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弭災

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乃司牧之
重政治或失必示災祥以申警戒聖帝明王親而脩德
懼刑政之壅蔽則勤於聽納恐驕盈之易至則身先節
儉憂億兆之未泰則矜微恤苦念賦役之尚繁則省財

節用思忠賢之未進則旁求遺逸慮邪佞之或邇則斥去羣小補禍為福變災成祥惟德是輔其理何遠是以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皆明德格天至誠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勝矣

殷湯時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芑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

爪以已為往禱於桑林之野祝曰惟予小子履履湯名敢

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

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惡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

有罪即當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四方無以一人之不

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太戊時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穀音遺今之楷

樹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兩手搯之曰拱太戊懼問其相伊陟尹之子伊陟曰

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

祥桑枯死

與讀曰歟

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已

曰王勿憂先脩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民典厥

義

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若順聽服也不順德言無義也

不服罪不改修也天既孚命正其德謂其有永有不永

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

民罔非天脩典祀無豐于昵

王者主民當敬民事天祭祀有常不當時豐于昵也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文王之蒞國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
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
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
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
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
有罪也故以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
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
謹具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悅士

頌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遂與羣臣行此幾何而疾止
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
年而終此文王之所見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此之謂也

宣王時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
消去之祈于羣祀珪璧既卒乃雨大夫仍叔作雲漢之
詩以美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

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

之災以戒不治

治音直使切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

天

適讀曰謫責也見音乎句切

災孰大焉

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

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

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令此謂詔

書

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旬音蓋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

是則於朕為恩惠也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

逮

景帝後二年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

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者也

帝

素服五日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

抑陽助陰也

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服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

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
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
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
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
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
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帝以宗廟墮素
服避正殿五日

墮與
隳同

地節三年十月詔曰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

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輔朕之不

逮毋諱有司

諱避也言雖有司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帝素服五日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賑困乏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問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

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

言已德淺薄不足充入先帝之居室

其令諸宮

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

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

言得壽考終其天命

今朕恭承天地託於王公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

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

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

殺人衆

獮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獮音垣

山摧地裂水泉涌出天

惟降災震驚朕師

師衆也

治有大虧咎至于斯夙夜兢兢

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

鬱不通之意也

間者歲數不登

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憫之郡國被地震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多菜

色

五穀不登人但食菜故其色變惡

慘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

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
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
恚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天災降於
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又未
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兇阨無
以相賑阨古厄字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不得永終
性命朕甚憫焉其赦天下

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

逮及也言

官人之位失其次序

衆僚久應

應古臆字

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

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東連遭災害

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

令大官毋日殺

不得日宰殺

所具各減半

食具也

乘輿秣馬無

乏政事而已

永光二年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

行而姦軌服

軌與兇同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兇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

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有怠焉

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

晦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元元大困流散

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朕之

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民父母若是之

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詔曰

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惟陰陽不調未燭

其咎婁勅公卿曰望有效

婁古屢字

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

中

中音竹中切

施與禁切未合民心

施惠福薄禁令煩苛

暴猛之俗彌

長和睦之道日哀百姓愁苦靡所錯躬

錯置也音厝

是以氛

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湛掩日久奪光

湛讀與沈同湛掩者是掩而湛

沒迺壬戌日有食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

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各一人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詔曰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

晡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

眩是

亂也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

還返也

邪說空進事亡成功

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

愛憎各異也

或緣姦

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食之

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孔甚也言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也

自今

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

謂當慎修其身思為常久之道也

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

於東方始正而虧

言始即帝之正而彗星之虧也

咎孰大焉書云惟先

假王正厥事

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若違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

羣公孜孜

帥先百僚輔朕不遑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苛

刻

恕者仁也仁已之心以度於物

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三年十二月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

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

木昆蟲咸得其所

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

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

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食

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言我有違道汝當正之無得對面順從唯唯退後則有諛讞之言也

丞相御

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四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獲保宗廟

戰戰栗栗未能奉稱

謂不副先帝之業

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

得則日為之食天著厥異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

心輔予不逮百寮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

惇厚也遠

離也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詔曰乃者龍見于東

萊日有食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

郵與尤同謂過也

朕甚懼焉

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賑貸貧民勿收

四年六月詔曰廼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朕甚懼焉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廼者日蝕星隕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星孛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

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是秋詔曰朕承宗廟之重

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

比地動

比比猶言頻也

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

廬舍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

行舉籍

舉其名籍也

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不

明不敏夙夜憂勞未皇寧息

皇暇也

惟陰陽不調元元不

瞻未覩厥咎屢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

其中惑止暴虐假執

古勢字

獲名溫良寬柔陷於亡滅是

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乃正月朔

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

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

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大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斛

受錢天下民皆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

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

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

池苑以為安民縣

中山之安定也
池音大河切

起官寺市里募徙貧

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

五里於長安城中

民居
之里

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

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食戰栗恐

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
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
者不得言聖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
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
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
輸今年田租芻藁遺謁者察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
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

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
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
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
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
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昔楚莊
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
救有司勉思厥職以輔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

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詔曰朕以無德奉

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

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職事

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書各言得失帝覽章深

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

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

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闕睢刺世

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

失守故歌闕雖以感之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
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闕雖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
之共化修應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管子曰應門聽政無
儀法程式飛搖而無
門之政者也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
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驚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
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皇皇未知其方將有
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衛有忠
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

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十八年四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

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冤獄錄輕繫二千

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

周禮職方

氏掌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兗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泲雍州其山曰嶽其川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川曰河泲冀州其山曰霍其川曰漳并州其山曰常其川曰滹沱此謂九州名山大川泲音子禮切長

吏各潔齋禱請真蒙嘉澍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又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

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
降災咎輒有開置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
令二千石理寃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
致雨者異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
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
封事

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蟲

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
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惘矜思弭憂釁昔楚嚴無災而
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輔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寮
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恤鰥寡矜
孤弱思致災興蝗之咎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
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
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
命有司修法制繕國

圓具桎梏斷
薄刑決小罪

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
謝詔曰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
陽至今百姓饑餓更相啗食永懷悼嘆若墜淵氷咎在
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務思
變復以助不逮

四年正月元日會以年饑徹樂不陳充庭車

每大朝會
必陳乘輿

法物車輦於庭
故曰充陳車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拆裂詔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庚申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雒請雨

戊辰雩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崇

音詠

深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

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雒盡心

祈焉

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為滎澤故於滎陽祠焉

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兢兢祇畏不知所裁羣公卿士將何以輔其不逮奉答戒異莫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桓帝建和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

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間者
日食毀缺陽元晦暗朕祇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
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徒故建初之
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為庶民先皇
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凡諸妖惡支
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
此令

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

蟲滋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
當為饑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實其禁郡
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
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致亂
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
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
悉半入

魏明帝太和五年三月辛巳以四年十月至是不雨大

雩

景初二年有彗星見張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雩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早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太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

咸寧二年正月以疾疫廢二月帝不豫及廖羣臣上壽

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
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四月丁巳詔曰諸早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
社稷山川

五年二月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

愍帝建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
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羣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

子乙卯雷震暴雨盖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以三吳大饑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其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削之使黃門侍郎虞駢音桓

彛開倉庫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成帝咸和九年六月以大旱詔太官撤膳省刑恤孤寡
貶節用

咸康二年三月以旱詔太官減膳免所早郡縣徭役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以旱詔出輕繫振困乏十二月詔
曰戎旅路次未得輕減賦役元象失度亢旱為患豈政
事未治將有版築涓瀆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
詳議法令咸從損要

孝武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月有蝕之詔太官撤膳
四年二月詔曰年谷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
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乃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
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

後魏文成和平五年四月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澍雨
大降

孝文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
饗帝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

彤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繇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
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救不逮鎮東將軍定
州刺史樓敷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
四時之節今隆冬雨雪固是其時又禮云雨沾服失容
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為異帝曰昔劉秀將濟滹沱為
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意

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統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
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始膏雨不

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勅天下祀山川羣
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
存問

五年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詣有骸骨之
處皆勅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

十二年九月甲子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常度耳聖人
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誠故稱日蝕脩德月蝕脩刑
迺癸巳夜月食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

十五年正月不雨至于四月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繇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

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時帝居太后哀故有此詔

十七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

宣武景明四年四月戊戌詔曰酷吏為禍繇古同患孝婦淫刑東海焦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寃獄乎尚書

鞠京師見囚務虛聽察之理己亥帝以旱減膳撤樂辛
丑澍雨大洽

正始元年六月以旱撤樂減膳公卿以下引咎責躬詔
曰朕以菲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師枯悴在予之責
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六事囹圄寬滯平處
決之庶尹廢職量加脩舉鰥寡困窮所在存恤役賦殷
煩咸加蠲省賢良謹直以禮進之貪殘佞諛時加屏黜
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稱朕意焉又親薦享於太廟及錄

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減一等鞭撻之坐悉皆原之

永平元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

二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禁斷屠殺

延昌元年四月丁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樂詔尚書與郡
司鞠理獄訟又詔食粟之畜皆斷之

三年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殷城縣雁門郡原平縣並
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
懼焉祇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丁卯朔詔曰災旱積辰苗稼萎悴
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予之責思
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犴辯其淹枉簡量輕重隨事以
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休罷勸農
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

神龜二年二月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谷未納三
麥枯悴德之無感嘆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雩祈率從
祀典察獄理冤掩骼埋骼冀瀛之境狂寇暴野死者既

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存老准訪
前式務令周備三月澍雨大洽

正光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衣
惕懼終日而闇昧多闕災旱為災在予之媿無忘寢食
今刑獄繁多囹圄尚積宜敷仁惠以濟斯民八座可推
鞠見囚務申枉濫又詔曰禳災招應脩政為本民乃神
主實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哀矜勿喜視
民如傷况今災旱歷時萬姓雕弊而不撫恤窮寃理決

庶訟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明加之祇肅必使
事允人神時致靈應其賦役不便於民者具以狀聞當
便蠲罷

二年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霑禾稼凋損在予之責夙
宵震懼雖剋躬徹樂仍無昭感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
六事固狃淹枉隨速鞠決庶尹廢職量加脩厲鰥獨困
窮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損賢良讜直以時昇進
貪殘邪佞即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遇庶草正懲違

有弭災沴

三年六月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歷不能祇奉上靈感
延和氣致令災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種未下
將成災年秋稔莫覲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
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
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羣官側躬自勵
理寬獄止土功減膳徹樂禁止屠殺

四年八月戊寅詔曰朕以眇闇忝承鴻緒因祖宗之基

託王公之上每鑿寤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皇運
舛錯政理闕和靈祇表異永尋夕惕載恧于懷宜詔百
司各勤厥職諸有鰥寡窮疾寃滯不申者並加憐恤若
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緒者具以言上
朕將親覽加以旌命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
內禁酒四月又禁屠宰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詔之曰盛農之

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非中
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進直言無得有隱公卿
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

二年三月不雨至于七月集百寮于大德殿帝責躬罪
已問以治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
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繇人妖不自作朕
以寡德君臨區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

玄冬幽顯慙慙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
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
爵祿軒轅為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
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
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
焉將避正寢齋居哀念惡衣減膳去飾徹樂披不諱之
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勿踰等選舉以才官
聞修德告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于是

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
隋高祖開皇三年四月旱帝親祀雨師于國城之西南
十四年正月以歲旱祀泰山以謝愆咎大赦天下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弭災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乙卯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懽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沈湎之輩絕業忘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愆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趣末者衆浮冗尚多肴羞麴蘖重增

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
四年三月帝以旱故親錄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關東河南隴右及緣邊諸州霜害
秋稼九月辛酉詔曰蟲霜為害風雨不時政道未康咎
徵斯在朕祇奉明命撫育黔黎憂慙之至實切懷抱輕
徭薄賦務本勸農必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而陰陽不
和氣候乖舛永言罪已撫心多愧河北燕趙之際山西
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幽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霜

淫或蟲賊成災嚴凝早降有致饑饉慚惕無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相魏徵治書侍御史孫伏伽檢校中書舍人辛誥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其苗稼不熟之處使知損耗多少戶口乏糧之家存問若為支計必當細勘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行賑濟

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

三年四月丙午以旱甚避正殿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祇

膺大寶託王公之上居億兆之尊勵志克已詳求至治
兢兢業業四載于茲矣上不能使陰陽順序風雨以時
下不能使禮樂興行家給人足而關輔之地連年不稔
自春及夏亢陽為虐雖復潔誠祈禱靡愛斯牲膏雨愆
應田疇廢業斯乃上玄貽譴在予一人元元何辜罹此
災害朕是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瞻西郊而載惕仰雲
漢而疚心內顧諸已永懷前載既明不自見德不被物
豈賞罰不衷任用失所將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

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是月遣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左僕射房玄齡工部尚書段綸刑部尚書韓仲良祈雨於名山大川

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大蛇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帝以問祕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祥也脩何術可以禳之對曰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恠也山東足雨雖則其常陰慘過久恐有冤獄伏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消變帝然之

遣使者分道賑恤餓人申理獄訟多所原免

十月彗星見帝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秘書監
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
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
以天見彗星為公誠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政德不修麟鳳
數見終是無補但使百姓安樂朝無闕政雖有災變何
損于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

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未足為憂帝曰吾之治
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
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
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
世充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為勍敵而皆為我所擒及逢
家難吾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
矜之志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
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

吾亦何得自驕言念于此不覺惕焉懼矣溫彥博進曰
昔宋公一言彗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消乎

十一年七月車駕巡雒陽詔以水災諸司供進悉令減
省凡在供役量事停廢

十五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宮帝既罷封禪于是避正
寢減常饌申以祇誠星退乃復

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雪無盈尺今
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為政本食乃

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莫昔頽城之婦隕霜之臣至誠
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寃滯者是以上天降
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獄以申枉屈
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獨美於殷湯齊
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六月癸巳以早不視朝乙巳謂侍臣曰殷湯周宣求雨
懇禱昔聞其語今見其心比望雲蒸雨濃重於金膏玉
液又詔曰朕以寡德祇膺寶命而政慙稽古誠關動天

和氣愆于陰陽亢旱涉於春夏靡愛斯牲莫降雲雨之澤詳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茲正殿以自剋責尚食常膳亦宜量減京官五品已上各進封事極言無隱朕將親覽以答天譴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顯慶元年二月上封人奏稱去歲粟麥不登百姓有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物視之驚嘆手詔曰上封人所進

食極惡情之憂灼中宵輒寐永言給足取愧良深夫國
以人為本以食為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朕臨御天下
于今七年每留心庶績軫慮農畝而政道未凝仁風猶
缺致令九年無備四氣有乖遂使去秋霖滯便即罄竭
所以佇西郊而結念眷東作以勞懷豈下乏農夫上甘
珍饌宜令所司常進之食三分減二羣臣奏言伏見手
詔以近畿諸州百姓少食特為減膳去年雖不善熟未
是大饑陛下憂勞情深發使賑給復為減膳在外黎庶

不勝喜慶帝曰此日亦聞百姓食少不足為至是今所見者乃非人所食物朕聞天子以百姓心為心豈有見有如此一身獨供豐饌自見此食憂歎不能已也三月澍雨百寮請復常膳許之

四年七月以亢旱避正殿

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御延福殿前東廊事令中御減膳太常停樂仍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師許敬

宗等奏稱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青不足上勞聖慮
請御正殿復常膳帝曰朕獲奉宗廟臨馭億兆謫見于
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所請敬宗等又奏曰陛下至仁
被物克享靈心東封告成休徵應兆伐叛懷柔無遠不
屆若不上符天意豈能致此雖有高麗一隅上阻王命
天軍問罪殄滅有期謫見東北當其分野上玄星象見
彼咎徵臣等不勝慶悅帝曰天道既遠非人所測我為
萬國主豈可推過於小蕃哉戊辰彗星滅

二年二月戊辰以旱親慮京城囚徒其天下見禁囚委當州長官慮之仍令所司分禱名山大川

咸亨元年三月以歲旱穀貴詔司成弘文宗賢館及書算律醫胡書等諸色學生并別勅修撰寫經書官典及書手等官供食料者宜並權停其有職任者各還本司自餘放歸本貫秋熟已後更聽進止

八年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有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雒州及兩縣囚

上元二年四月久旱避正殿減膳徹懸兼令百官極言得失勿有所隱仍令禮部尚書楊思敬往中嶽以申祈禱

三年七月彗星見于東井光芒長至三丈掃中台指文昌宮帝避正殿詔中殿徹膳太常停樂兼減食粟之馬遣使慮岐州及京城囚徒内外文武官各進封事勿有所隱

八月青州大風齊淄等七州大水詔停此中尚梨園等

作坊減少府監雜匠放還本邑兩京及九成宮土木工
作亦罷之天下囚徒委諸州長官慮之

儀鳳三年四月朔以早避正殿親慮京城繫囚悉原宥
之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詔曰朕聞受上天之命者其道在
乎愛人處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然則所修在德
池籩可以假貧人所實惟賢珍玩不足奉諸已自朕臨
馭天下三十餘年永念黎元情深撫育頻頒制命猶未

遵行所有差科尚多勞擾關中地狹衣食難周山東遭
勞糧儲或少刺史縣令寄以字人長史司馬職惟毗贊
若能恤隱求瘼清直無私則囹圄于是空虛鰥寡自然
蘓息而在外官司罕能奉法志存苟且不舉綱維欲使
訟息刑清家給人足無為而化其路何繇今當勵精求
政先身理物救乏賙無自邇及遠凡在寮庶宜識至懷
其殿中太僕寺馬並令減送羣牧諸方貢獻物及供進
口味百司支料並宜量事減省雍岐華同四州六等已

下戶宜免兩年地稅河北澇損戶常式蠲放之外特免
一年調其有屋宇遭水破壞及糧食乏絕者令州縣勸
課助修并加給貸

永淳元年正月朔以年饑受朝賀而不設會放雍州諸
府兵士於鄧綏等州就穀

中宗神龍二年正月以旱親錄囚徒多所原宥其東都
及天下諸州委所在長官詳慮又遣使祭五嶽四瀆并
諸州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

五月以旱避正殿尚食減膳

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丙戌以炎旱命減膳囚徒並決斷
勿使寬滯土木之功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以久霖雨告乾陵及太廟帝減膳
避正殿

開元二年正月關中饑下詔曰朕聞諸易曰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因斯而言則
君事於天養於人行月令順時物也朕以不德恭膺斯

運靜言詢政每用憂勞屬獻歲發春東風解凍土膏脉
散草樹自樂而天久不雨元元何辜孰可以授農事拯
彼饑者豈布德利施慶惠尚不及歟豈掩骼埋胔無虜
無卵尚不及歟豈名山大川修祭命祀尚不及歟欽若
令典惟增所懼緬懷大猷思補其闕有司可稽春令以
稱朕心其有直諫昌言宏益政理者朕將親覽罔或隱
避不急之務一切停息見禁囚徒速令處置宜從寬大
勿使稱寃本州本軍刺史軍將境內所有名山大川能

興雲致雨者並宜祈祭其有僵屍暴骸無主收斂者亦
仰埋掩量致祭訖各具狀奏聞應湏酒脯宜用官物古
者雪冤婦於東海問刑人于北寺則以早之故應時如
響至于山不童澤不竭使霈然以降興而致之復何遠
也將達精誠務修蠲潔俾幽坎遂性飛走從宜則冀天
之愛人月離于畢顛顛之望感而遂通布告遐邇令知
此意二月帝親慮囚徒宰臣等奏曰陛下亢旱親降德
音減膳徹樂朝野之人無任欣感然食粟之馬在厩猶

多臣請馬料日減其半迴給饑戶則人畜借濟免供億之乏許之

四月壬子以久雨命有司禁京城門

三年五月戊申以旱故下詔曰司牧生人愛之如子曠茲災旱倍切憂勤將理政不明邪寃囚有滯邪疢癘道長邪陰陽氣隔邪何崇朝密雲布未洽也載加寅畏弗敢荒寧誠不動天歎深罪已思從避減以塞愆尤俾月離有期星退何遠朕今避正殿減常膳仍令諸司長官

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天下見禁囚徒中或以
痛自誣者各令長官審加詳覆疑有寃濫隨事案理仍
告於社稷備展誠祈諸州旱處有山川能興雲致雨者
亦委州縣官長速加禱祀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今年蝗蟲暴起乃是孽生所繇官
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
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田苗掃地俱盡使人
等至彼催督其中猶有推託以此當委官員責實若有

勤勞用命保護田苗須有褒貶以明得失前後使人等
審定功過各具所繇州縣長官等姓名聞此蟲若不盡
除今年還更生子委使人分州縣計會勿使遺類是時
山東諸州蝗蟲五月末在處生子陂澤鹵田尤甚縣官
或隨處掘穿埋瘞放火焚滅殺百萬餘石餘皆高飛湊
海蔽天掩野會潮水至盡漂死焉蝗蟲積成堆岸及為
鷗鳶白鷗練鵲所食種類遂絕

八月詔河南北檢校蝗蟲使狄光嗣康敬昭高道昌賈

彥璿等宜令待蟲盡看刈禾有次第然後入京奏事恐
山澤之內或遺子息農隙已後各令府州縣長檢校仍
告按察使如來年巡察更令蟲出所由官量事貶降

六年七月帝以亢旱不御正殿於小殿視事詔曰皇天
應人必有所謂此月少雨蓋非徒然深慮繫囚或有冤
滯京城內諸司見禁囚徒並以來日過朕將親慮所司
量准舊典其杖以下情不可恕者速決自餘即放却

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以候變徹樂減膳令中

書門下省察囚繫及天下水旱之州皆令賑恤不急之
務一切停罷七月詔曰今月之初雖降時雨自此之後
頗愆甘液如聞側近禾豆微致焦萎深用憂勞式資祈
請立禱則久常典宜遵即令禮部侍郎王闕闕太常少卿
李嵩分往華嶽河瀆祈求甲申親慮囚於宣政殿事非
切害悉原之詔曰朕以匪德嗣膺丕命雖日慎為誠政
期以康而天災流行誠或未感自孟秋在候雨澤愆足
永念農畝用懷宵旰在予之責萬方何罪視人如傷一

物增怵且夫修政之要恤刑之重雖得情勿喜寧僭無
濫將恐此輩猶有寃人或傷於和而作此厲法惟明慎
事藉躬親故爰加案省開其幽滯雖士師不寃時稱閱
實而愚者自陷朕甚愍焉故屈常法特申寬典丙戌詔
曰爰自春首頗愆甘澤眷茲近甸將損嘉苗人天謂何
夙夜增怵豈刑罰莫省罪獄其紛儻致吁嗟是生炎亢
故京師囚繫親慮原減而郡縣狴牢將何慎恤平分之
道載軫于懷天下諸州見繫囚徒宜令所繇長官便慮

有司即此類作條件處分

九年夏五月己未勅諸州水旱時有其五嶽四瀆宜令所司差使致祭自餘名山大川及古帝王并名賢將相陵墓並令所司州縣長官致祭仍各修飾洒掃

十二年七月河東河北旱命中書舍人寇泚宣慰河東道給事中李昇期宣慰河北道百姓有匱乏者量事賑給帝親禱于內壇場三日曝立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詔曰五嶽

視三公之位四瀆當諸侯之秩載于祀典亦為國章方
屬農功頗增早暵虔誠徒積神道未孚用申靡愛之勤
冀通能潤之感宜令工部尚書盧從愿祭東嶽河南尹
張敬忠祭中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祭西嶽
及西海河瀆太常少卿張九齡祭南嶽及南海黃門侍
郎李暉祭北嶽右庶子何鸞祭東海宗正少卿鄭繇祭
淮瀆少詹事張晤祭江瀆河南少尹李暈祭北海及濟
瀆且潤萬物者莫先乎雨動萬物者莫先乎風眷彼靈

神是稱師伯雖有常祀今更陳祈宜令光祿卿孟溫祭
風伯左庶子吳兢祭雨師各就壇壝務加崇敬但羞蘋
藻不假牲牢應緣奠祭尤宜精潔壬戌以旱及風災命
官及州縣長官上封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十六年九月以久雨帝思宥罪緩刑乃下制曰古之善
為邦者重人之命執法之中所以和氣洽嘉生茂今秋
京城連雨隔月恐耗其膏粒而害于染盛抑朕之不明
何政之闕也永惟久雨者陰氣凌陽寃塞不暢之所致

也持獄之吏不有刑罰生於刻薄輕重出於愛憎邪詩
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刺壞法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明慎刑也好生之德可不務乎兩京及諸州繫
囚應推徒已下罪並宜釋放死罪及流各減一等庶得
解吾人之愠結迎上天之福祐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
杜暹等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仍令黜陟官吏疎決囚
徒

天寶十二年八月京師連雨二十餘日米涌貴令中書門下就京兆大理疎決囚徒

十四載三月詔曰近日以來時雨未降在於宿麥慮有所傷雖憂勤之心不忘於黎庶而精誠之至冀展於靈祇宜令太子太師陳希烈祭玄冥光祿卿李愷祭風伯國子祭酒李麟祭雨師仍取今年二十三日各申誠請務令蠲潔如朕意焉又詔曰關輔郡邑霈澤屢施京城在近時雨未降是用軫慮匪寧予懷其諸郡壇雖已勤

請攸資遍祭庶達誠心宜令吏部侍郎蔣烈今月二十
五日祭天皇地祇給事中王維等分祭于五星壇務申
虔潔以副朕懷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帝令恤獄
緩刑詔三司條件疎理處分甲戌雨止

乾元元年五月己亥亢旱陰陽人李奉先自大明宮出
金龍及紙錢太常音樂迎之送於曲江池投龍祈雨宰
相及禮官並於池所行祭禮畢奉先投龍於池

二年三月癸亥以久旱徙東西二市於是祭風伯雨師
修雩祀壇為泥人土龍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大理京兆囚
徒

三年六月庚子以大旱分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祝川瀆
及徙市閉諸坊門祀風伯雨師是日乃雨

大歷四年自四月雨連霖至秋京師米斗至八百官出
米二萬石分場出糶貧人閉坊市北門置土臺及黃幡

以祈晴是日雨止

德宗貞元元年五月癸卯命右庶子裴諝殿中少監馬錫鴻臚少卿韋俛分禱終南秦嶺諸山以祈雨

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眇身繼明列聖不能纂修先志以洽昇平馴致寇戎屢興兵革上玄降警蝗旱為災年不順成人方歎食言念於此實用傷懷是以齊心別宮與人祈穀雖陽和在候而黔首無聊稱慶于予竊所不敢其來年正月一日朝賀宜罷

二年正月壬辰朔以關輔荒饑停朝賀之禮丙申詔曰
朕以薄德託于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而鑒之不明
百度多缺傷痍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賦斂彌
繁人怨上聞天災下降連歲蝗旱盪無農收惟茲近郊
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警予衷跼蹐憂慙罔知攸
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
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求
財殫力盡捶楚仍及弛征則軍莫之贍厚取則人何以

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加于息費致咎之本既繇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尚食每日所進御膳宜各減一半應宮內人等每月唯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石其飛龍厰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並減半料京兆尹應科徵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如有能減有均無調救貧乏者當授以官秩

五月百寮上表請復御膳先以旱蝗寇盜充斥故從貶

省至是從之

六年三月以旱故遣使分禱山川是春京畿闕輔河南
大無麥苗

十一年五月以旱故令禮部尚書董晉巡覆百司禁囚
十二年四月以久旱令百司速決囚徒

十五年三月以久旱令李燾鄭雲達於炭谷秦嶺祈雨
四月以久旱令陰陽術士陳混嘗呂廣順及摩尼師祈
雨

十九年正月至於六月不雨分公卿望祈于嶽鎮海瀆
名山大川精禱于太社太稷太廟天皇地祇及山川能
出雲為雨者

六月詔曰京師近郊時雨未洽慮囹圄寃滯致傷和氣
是用軫於朕心其御史臺大理寺及京兆府等諸司繫
囚中書門下與有司亟議條理寃滯以聞

憲宗元和七年三月庚午以旱故詔京畿內禁囚徒據
罪輕重宜踈理處分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宮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為妻以
水害誠陰盈故也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弭災第三

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己亥詔曰自冬以來甚少雨雪農耕方始災早是虞慮有寬滯感傷和氣宜委御史臺大理寺及府縣長吏自錄囚徒仍速決遣除身犯罪應支證追呼近繫者一切並令放出須辨對者任其責

保真得克消沴氣延致休祥

四年六月辛巳詔曰近者夏麥垂熟霖雨稍多雖不甚
損傷亦是陰陽小沴必慮囚徒之中或有寃濫宜令御
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同疎理決遣訖聞奏其在內
諸軍使囚徒亦委本司疎決聞奏

敬宗寶歷二年六月癸亥詔曰近日京城雖已得雨畿
甸之內霑灑未周災歉是虞黎元重困救旱之備深所
注懷宜令京兆府各勒諸縣令長疎理見禁囚徒除首

罪外餘支證並責保放出其有法不得原情有可恕者
府司一一條舉當為蠲免御史臺大理寺亦委本司長
官親自覆視准前處分炎熾方甚狴牢可矜京城及畿
內諸獄亦宜並與除放莫得存活

文宗太和元年六月庚子詔緣自夏少雨應見禁囚徒
宜差清彊御史各就諸司巡勘速理聞奏無令冤滯是
月以霖潦詔京城見禁囚徒慮有冤滯宜令御史臺府
縣及諸司各量輕重疎決三日內聞奏

六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
納隍之咎一夫不獲歎時予之辜雖饑疫凶荒國家代
有而陰陽祲沴儆戒朕躬自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
宵旰罪已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恤發廩蠲賦救
患賑貧亦謂至矣今長吏申奏札瘥猶甚蓋教化未感
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
姓稱寃稅役多弊姦賊未去農業失時有一于茲皆傷
和氣並委内外文武常參官一一條疏各具所見聞奏

必當親覽無憚直言其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隨事瘞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半本戶稅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其有一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天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江南諸道既有凶荒賦入上供悉多蠲減國

用常限或慮不充宗廟切急所須外所有舊例市買貯
備雜物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則舉處分於
戲朕自臨御于今七年兢兢乾乾不敢自逸而冲昧寡
德未能變調艱旱水災或罹於藩郡天亡疾苦或害於
生人悼於厥心省已自責其州府長吏各奉詔條勉加
拯卹

七月壬寅詔曰秋稼方茂時稍愆亢慮有寃繫致傷和
氣應內外諸司見禁囚徒各委本司長吏隨罪疎決務

從寬典副我憂懷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累聖之丕圖
宵旰兢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今而水旱流行
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動天誠未感物
一類失所有過在予載懷罪已之心深軫納隍之歎宜
敷惠澤式表憂勤如聞去年以來河東關輔亢旱為災
秋稼不收人甚窮困今方春之時須務農事若不賑救
恐至流亡其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宜賜七萬石同華

陝號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及折糴斛斗充無本色以運米折給為本州府長吏明作等第差官吏對面宣賜先從貧下起給京兆府太和六年青苗攤酒錢在百姓腹內並放免京兆河中同華陝號晉絳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稅以前諸色逋懸在百姓腹內悉放免議獄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寃滯即傷陽和應在城諸司諸使應有囚徒限七月內處分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准此處分諸色功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應

管內名山大川能致風雨者委長吏精誠禱請水旱之數雖云常理導化失節亦致咎災顧惟寡昧敢忘克責常參官及外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俟有規正期於阜安咸啓乃誠用致予理無或有隱以忝在公內外官有貪暴殘虐蠹政害人者臺司紀察聞奏朕為人父母虔奉丕業夕惕若厲夙興匪寧減膳徹樂庶答天戒咨爾長吏實分子憂勉加撫綏用副惻隱庶切救災之義爰申為上之懷中外臣僚宜體朕意

七月己酉勅曰今緣稼穡方滋旬月少雨慮其寬滯或有感傷宜委左僕射李程及御史大夫鄭覃同就尚書省疎理諸司囚徒務從寬降限五日內畢聞奏其外州府為有稍旱處委長吏速准此處分壬子以旱命吏部尚書令狐楚御史大夫鄭覃同疎決囚徒甲寅徙市

閏七月乙卯詔曰朕嗣纂聖圖覆育生類兢業寅畏上承天休而陰陽失和膏澤愆候害我稼穡災于黔黎有過在予敢忘咎責是用避殿徹樂減膳省刑思惕慮以

單思庶薦誠而致雨時澤未降已來朕當避正殿減供膳太常教坊聲樂權停閱習飛龍厩馬量減食粟其百司官署厨饌亦宜權減陰陽鬱堙繫繫傷害有紊和氣是乖變調今放出宮人一千人其諸道今年合進鷹犬宜數內停減一百頭聯在五坊者宜減放一百頭聯京城囚徒慮有寬滯已委疎決務從寬降宜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聞奏內外諸司先有修造稍非急切者並宜停省公卿百寮及戚里舊將相之家如有僭侈踰制

委御史臺糾察聞奏諸州府長吏及縣令有貪縱苛暴者委御史臺訪察聞奏名山大川及能興雲致雨者各委長吏精誠祈禱於戲朕受天眷佑為人父母曷旱作沴焦勞匪寧徧祀山川靡愛珪璧非食罪已緩獄消災載深勤雨之心冀警納隍之戒凡百士庶宜諒予懷時以久無雨帝徧走羣望至是復有此詔既而甘澤普霑人心大悅

八年六月甲午詔曰近者咎徵所集陽亢成災靡神不

宗未獲嘉應豈刑政之尚乖其當將獄犴之未察其寬
夙興以思庶答天譴宜令尚書右僕射李逢吉御史大
夫鄭覃於尚書省踈理刑獄輕繫者咸從於決遣重條
者議所以矜寬小大以情必詳必慎致誠無怠稱朕意
焉丁酉詔曰時屬亢陽慮有冤繫應諸州府囚徒各委
所在長吏踈理處分務從寬降其綬制獄未決遣者委
刑部大理寺速立限奏覆稍涉留滯者仍令御史臺糾
劾舉奏

九年三月乙丑制以仍歲水旱黎民艱食其宰牧非才貪殘為害及承前積弊須有條疏或寃獄留滯速宜踈決者並委觀察使糾察詳訪具狀聞奏用弭天眚

七月詔曲江雩土龍

開成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見降詔誠百司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死者從流流已下並釋放膏澤不愆播種伊始土木興役恐妨農功禁中及百司所有修造並宜權停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

坊凡有籠養鷹鷂及雞鴨烏雀狐兔等悉宜放之朕今
素服避殿命太常徵樂太官減膳一日常分為一旬常
叅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謀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輔厥辟於戲朕
明誠未感化理未孚謹告在天丁寧斯甚所宜盡意其
與同憂勉進嘉言共凝庶績弼違納誨副茲虛懷宣示
內外各令知悉甲戌以彗星見命京師諸佛寺開仁王
經道場

四月戊申詔曰自春以來未降甘澤從來但以過時無雨議祈禱及至降洒已似後時今雖未早亦要沾洽各宜差官精誠祈禱

七月庚午詔曰農人徧野甘澤稍愆眷言時苗未保收獲齋心懇禱猶望有成各宜差長吏所在靈廟禱祈乙亥以久旱移市開坊市南門乙酉詔曰秋旱未雨慮有幽冤縲禁多時須議疎決京司刑獄宜令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覃親往疎理乃分命宰臣祈雨於太

廟太社白帝壇己丑遣侍御史崔虞孫範各往詣道巡
覆蝗蟲并加宣慰

三年正月乙亥京兆尹崔珙奏畿內去冬少雪宿麥未
滋今欲差少尹於終南廣惠公廟祈禱諸縣各委令長
於靈跡處精誠祈請從之癸未詔曰朕自守丕訓恭臨
大寶兢兢業業十有三年何嘗不惠下以愛人克己以
利物外無畋遊之樂內絕土木之功浣衣菲食宵興夕
惕厚於身者無不去便於人者無不行損羣方之底貢

驅時風於樸素將以宏祖宗法制致夷夏雍熙勤求理
道日異平泰而去秋旱蝗所及稼穡卒瘁哀此蒸人懼
罹艱食是用順時布令助煦育之深仁施惠覃恩法雨
露之殊澤其淄青兗海鄆曹濮去秋蝗蟲害物偏甚其
三道有去年上供錢及斛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
今年夏稅上供錢及斛斗亦宜全放仍以當處常平義
倉斛斗速加賑救京兆府諸州府應有蝗蟲米穀貴處
亦宜以常平義倉及側近官中所貯斛斗量加賑賜閉

糴禁錢為時之蠹方將草弊尤藉通商其見錢及斛斛
所在方鎮州府輒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
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度支鹽鐵巡院切加勾當
兼委車運使設法般運江淮糙米於河陰貯積以備節
級賑救應方鎮州府借使度支鹽鐵戶部錢物斛斛經
五年已上者並宜放免刑獄之重人命所懸將絕寬濫
必資慎恤京城百司及畿內見禁囚徒委中書門下差
官疎理無使滯寃於戲唯此凶災是彰菲德情敢忘於

罪已惠所貴於及人施令布和期於蕪息凡厥臣庶宜體朕懷

十一月壬戌帝以妖星見詔京城百司及諸道州府十一月八日以前見禁囚徒未經勅斷者犯死罪並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其十惡及謀殺人劫盜賊并官典犯贓不在此限諸道今年遭水及蝗蟲州縣人戶等宜委觀察使與州縣長吏計會精加訪察勿憚奏論諸道所有進獻時新委中書門下更點勘摶減以稱朕意京

守臣喪歿軍中初有異圖累謹詔書申明事理草心遷善章表繼來張元益出定州後應是初扶樹元益有違朝旨者自將校至于官健委新節度使安存懃諭並從洗釋如或輒相告訐即以其罪罪之冀使藩方永無疑懼文武百寮及諸色人有能通達刑政之源參考天人之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至於徹樂減膳抑亦舊章便當內自指揮不復更形綸翰宣示中外宜體朕懷懿宗咸通十年六月戊戌制曰動天地者莫若精誠致

和平者莫若修政朕顧惟庸昧託于王公之上于茲十
一年矣祗荷丕構寅畏小心慕唐堯之欽若昊天遵周
王之昭事上帝念茲夙夜靡替虔恭同馭朽之憂勤思
納隍之軫慮內戒奢靡外罷畋遊匪敢期於雍熙祈自
得於清淨上望寰區無事稼穡有年而燭理不明涉道
惟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早暝是虞蟲螟為害蠻蜚未
賓於遐裔寇盜復蠢於中原尚駕戎車益調兵食俾黎
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盛夏驕陽時雨久曠憂勤

蒸庶旦夕焦勞內修香火以虔祈外罄牲玉以精禱仰
俟玄貺必致甘滋而油雲未興秋稼闕望觀茲愆亢軫
于誠懷復慮暴政煩刑強官酷吏侵漁囊橐陷害孤甿
致有冤抑之人構成災沴之氣主守長吏無忘奉公伐
叛興師蓋非獲已除姦討逆必使當辜苟或陷及平人
自然風雨愆候凡行營將帥切在審詳昭示惻憫之心
敬聽勤卹之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
五逆官典犯賊故意殺人合造毒藥先火持杖開劫墳

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並宜量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
繫留雷雨不周田疇方瘁誠宜愍物以示好生其京城
未降雨間宜令坊市權斷屠宰昨陝虢中使迴方知蝗
早有損處諸道長吏分憂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濟物界
內有饑歟切在慰安哀此蒸人無俾艱食徐方寇孽未
殄師旅有征凡合誅鋤審分淑慝無令脅從橫死元惡
偷生宜申告伐之文使知逆順之理於戲每思禹湯之
罪已其庶成康之措刑孰謂德信未孚教化猶梗咨爾

多士毗子一人既引過在躬亦漸幾于理布告中外稱
朕意焉

哀宗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宿麥未登時陽久亢慮
闕粢盛之備軫予宵旰之憂所宜避正位於宸居減珍
羞於常膳諒惟耿質深合罪躬庶其昭感之祥以致滂
沱之澤今月八日已後不坐正殿及減常膳

四月壬申詔曰朕以冲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敬恭夕
惕今以彗星謫見深宜罪躬雖已降恩赦更起今月二

十四日避正殿減常膳明自思過咎也已未司天臺奏
星文彗見請于太清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三年九月詔以久雨恐妨農事遣工部侍郎孔績崇定
鼎門如不止止于三日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寅自冬無雪差官分道
崇於百神

二年二月自冬不雨命禱百神

三年勅時雨稍愆差官祈禱

八月乙未勅旬日霖雨恐傷秋稼須命祈止冀獲開晴
可差官分禱祠廟

九月有司上言以八月二日夜五鼓四籌熒惑犯星二
度星周之分請依法禳之於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罌
魚令闕坊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

十二月戊寅勅節及杪冬稍愆時雪須命祈禱以濟農
功宜令有司差官分命祈祭諸神廟乙酉輿駕幸廣化
寺祈雪

三年正月戊午時雨稍愆命興唐府差官分禱祠廟

二月辛丑帝祈雨於郭伯神祠

四月丁卯勅時雨少愆恐妨農事須命祈禱冀遂豐登
宜令差官分道祈禱百神癸酉租庸院奏時雨少愆恐
傷宿麥兼慮有妨耕稼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從之辛
巳勅元陽稍甚祈禱未徵將致感通難避勞擾宜令河
南府於府門造五方龍集巫禱祭徙市

五月壬子勅時雨尚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閉坊門

依法畫龍置水祈請令宰臣於諸寺燒香戊申帝幸龍門之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七月丁酉勅河南尹依法祈晴己亥勅淫雨稍甚宜差官分道祈晴

九月辛卯朔勅霖雨未止恐傷苗稼及妨收穫宜令差官於諸寺觀神祠虔心祈禱仍令河南府差官應有靈迹處精虔祈止丙午勅霖雨未晴宜令宰臣尚書丞郎分於寺觀祈晴

四年正月諸道各奏准宣為去年十月地震命僧道置
消災道場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辛未以時雨稍愆分命朝臣禱祠
嶽瀆八月勅久雨不晴慮傷農稼可申命禱崇仍曉諭
天下州府䟽理繫囚無令寃滯

十月己丑日月色皆赤庚寅日月尚赤遣使祠五嶽丁
酉勅自秋涉冬稍愆雨雪慮傷宿麥宜令禱祠分遣朝
臣告祠羣望宜付所司

二年正月司天奏今年歲日五鼓後東方有青黑雲主
歲多陰雨宜行禳崇禱祠從之

六月癸未宣宰臣於諸寺祈雨辛丑勅近以時雨稍愆
恐傷禾稼爰命祈禱果獲感通宜令本官各於本處賽

謝

三年七月霖雨稍甚命宰臣散於寺觀祈晴八月汴州
稍旱命丞相祈雨於寺觀

十二月以十月至是月少雪命公卿散祈於祠廟

四年十二月丙午中書舍人程遜奏三冬未降時雪請命臣僚虔申祈禱從之

長興元年四月甲辰勅自夏以來稍愆時雨宜差官祈禱

二年三月勅自春以來稍愆時雨宜分命朝臣祈禱

四月乙巳帝幸龍門寺祈雨至晚還宮乙卯勅久愆時雨深疚予心雖遍虔祈猶未溥足宜廣推恩之道更敷恤物之懷貴獲感通必彰靈應宜令諸道州府各委長

吏親問刑獄省察寬濫應見禁囚徒除犯死刑外餘盡
時疎放除省司主持迴圖敗闕軍將及諸色人等見別
指揮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憫或非欺罔積年致有逋
懸各具分析續行勅命并公私債負放至秋熟填納今
年取者不在此限

八月丙子勅陰雨稍頻慮妨收穫宜令河南府依古法
祈晴

三年三月丙申帝以春雨稍頻慮妨耕種宜令河南府

依古法祈晴帝問翰林參謀趙延文自春以來頻雨何故奏曰緣火犯井所以頻雨兼雷聲似夏並不益時乞寬刑獄從之壬寅司天奏以時雨過多請差官禱禁從之六月辛酉命文武百官應在京寺觀神祠祈晴又勅霖雨積旬尚未晴霽瞻言刑獄慮在滯淹京城諸司繫囚並宜疎理釋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禱崇勅天下州府見禁囚徒據事理疾速斷決不得滯淹久雨未晴恐至淹抑

四年七月壬午勅時雨稍愆慮傷時稼分命朝臣禱
諸神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諸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秋
不雨冬無雪帝初至至德宮雨數寸至是早京師暍死
十數人帝命韓昭裔開廣化寺三藏塔是夕雨至三寸
丁酉以久旱京師酷熱自七日至十三日暍死者數百
道路死者相望帝深憫惻日遣中使往龍門廣化寺禱
雨百僚奔走祠宇至十三日雨四寸

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僚諸祠廟祈雨甲辰幸龍門佛
寺禱雨至晚還宮又詔以京畿旱遣供奉官賀守圖湯
王廟取聖水澤州西界有析城山山巔有池水側有湯
廟土人遇旱取水禱雨多驗先是帝憂旱甚房嵩言聖
水可以致雨故也

八月甲申詔曰霖雨稍頻慮妨收穫分命朝臣諸祠宇
祈晴乙未詔曰苦雨連綿已踰旬浹差官祈禱尚未晴
明宜令宰臣李愚劉昫盧文紀姚顛各於諸寺觀虔告

自十一日後霖不止至是日稍霽

九月己亥詔曰久雨未霽禮有祈禳崇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崇諸城門太常卿李憚工部尚書崔居儉告宗廟社稷甲辰詔曰霖霖稍甚愆伏為災朕燭理不明慮傷和氣都下諸獄委御史臺差官慮問西都差留守判官藩鎮差觀察判官刺史州委軍事判官諸縣委令錄據見繫罪人一一親自錄問恐姦吏逗留致其滄抑晝時疎理如

是大獄即具奏聞癸卯司天監靈臺郎李德舟以霖雨
為災獻唐初太史令李淳風祈晴法天皇大帝北極北
斗壽星九曜二十八宿天地水三官五嶽神又有陪位
神五嶽判官五道將軍風伯雨師名山大川醮法用紙
錢馳馬有差詔曰李德舟顯陳藝術特貢封章以霖雨
之為災恐染盛之不稔請修祈醮以示消禳恭以天地
星辰宗廟社稷雨師風伯皆遵祀典薦告不虧名山大
川屢行祈禱今據德舟所陳據祠禱不該者所司嚴潔

祠祭以表精虔

十一月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燭理不明自冬初迄今未降密雪虞愆伏災及黎民宜令宰臣百寮分詣諸祠壇祈告

十二月戊子以自冬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祈嵩嶽庚寅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塔祈雪自卯至申時還宮又侍御史陳保極上疏玄冬告謝密雪未零竊慮今夏龍德啓圖鑿旌赴闕擁十萬衆臨九重城壘怖龍神震驚方

位致瘥札為沴風雨失時請在京諸寺觀置迎年消災
資福安土地龍神道場優詔從之甲午詔曰李元龜官
處法司次當候對以稍愆於時雪請特降於優恩初則
以貶謫官亡歿外州乞容歸葬次則以亡歿者兒孫絕

嗣請本處瘞埋宜依所陳頒告諸道

時元龜為刑部郎中上言以開成格

凡貶官降本處春秋以存亡報省如歿於貶所有骨肉許歸葬如無骨肉本處便與葬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丙申詔宰臣姚顛告嵩嶽右丞陳韜光告亳

州太清宮祈雨

四月壬午以京畿旱命宰臣盧文紀告太微宮太廟姚
顛告嵩嶽七月戊辰以京師苦雨遣左武衛將軍穆延
輝嵩山祈晴

九月乙酉京師以大雨霖祈晴

十二月癸未詔曰陰陽爽候時雪稍愆分命臣僚詣祠
廟祈請

三年正月戊戌以自去冬少雪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
師塔祈禱三月庚寅詔曰時雨稍愆宜分命朝臣祠廟

祈禱

五月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居數日以庶官禱請不虔乃命宰臣盧文紀禱太微宮姚顛崇道宮馬裔孫清宮嵩嶽又無雨帝問宰臣愆伏之故文紀等奏曰愆伏之本洪範有其說若考校往代理義相違臣等思之此蓋時數若求於政失則兵戰之氣生陰霖擾攘之氣生蝗旱稍近理也自頃皇祚甫寧徵求過當雖宸念疾心事不獲已無足論其變沴也帝俛

首而已

七月丁亥同華言自夏不雨京畿旱遣供奉官杜紹懷
往析城山取聖水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經冬無雪
命羣官散禱山川

二年十二月甲辰幸相國寺祈雪

四年六月己亥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北
極於東於南未盈而沒太常禮官詳舊制曰有變天子

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赦日於社陳五嶽五鼓麾東戟
南矛西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
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罷今所司法
物或不能具且去歲正旦日有食之唯謹藏兵仗皇帝
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奏欲行近禮從之

十二月丁巳帝御便殿謂馮道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
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
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

荒無急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
星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
聽斷有誤卿當再三正之安靜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
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七年三月壬戌以春旱分命朝臣諸寺觀神祠禱雨丁
丑詔宰臣馮道等於開元諸寺及紫極宮祈雨

少帝天福八年五月癸巳勅以久愆時雨遣宰臣馮道
等詣寺觀虔祈其餘祠廟仍下開封府徧差官禱之甲

辰勅以飛蝗作沴膏雨久愆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
禁囚人除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偽行印信合造毒藥
官與犯贓外罪者減一等餘並放內有欠官錢者宜令
三司酌量與限監出徵理乙巳宰相國寺祈雨

六月庚戌宣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以蝗為害
往臯門村祭告丁巳宣遣供奉官衛延韜嵩山投龍祈
雨壬戌宣供奉官朱彥威等七人各部領奉國兵士一
指揮於封丘長垣陽武浚儀酸棗中牟開封等縣捕蝗

又遣內班秦宗超亳州太清宮祈雨

開運元年九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
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荒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
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向者頻年
災沴稼穡不登萬姓饑荒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
招仍屬干戈尚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饌食
帑倉不足則索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中丁戰
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聞

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於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旋屬守臣叛命戎虜犯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戰征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蘓科斂尚急言念于此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興懷側身罪已載深減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一則慕前王樸素之德向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靡今後作坊製造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於

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州府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為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况予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太官常膳減去多品衣服惟帳務去華飾在禦寒濕而已峻宇雕牆昔人攸誠玉杯象箸前代所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宮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祧握樞臨極昧於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於將來庶幾有補更賴王公

將相貴戚豪宗各啓乃心率由茲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僚宜體朕意

三年二月壬戌勅令以漸及春農久愆時雨深慮囹圄或有滯淹宜卹刑章甫召和氣其諸道州府見禁人等並須據罪輕重疾速斷遣仍限半月內有斷遣訖奏

四月己未以久旱命宰臣趙瑩與羣官禱雨戊寅帝幸相國寺祈雨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庚辰朔以自春不雨勅青州收

瘞用兵討楊光遠時骸骨丁亥以旱幸道官佛寺禱雨
賜僧道帛有差未時還宮

正月戊午勅以旱分命羣官於諸寺觀神祠祈雨

七月乙卯以久旱帝幸道官佛寺禱雨仍分命羣官祈
諸神祠賜僧道帛有差日晚還宮玄雲四布猛風北至
俄而澍雨尺餘人情熙熙

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四月戊子勅以旱分命羣臣於諸
祠廟祈禱雨

三年正月丁卯以自去冬京師無雪是日分命朝臣於
祠廟祈禱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十五